

我们潮汕有一句老话,说道“五月痴男人,八月痴女人”。端午在五月,男人们张罗赛龙舟的事情,足是会疯上个把月。到了八月,那是女人的戏,因为中秋,因为要祭拜太阴娘。

在所有的节日里,只有中秋与女人互为表征。神灵是女的,祭司是女的,神话传说的主角儿也是女的。这个节日,正如“中秋”两个字的读音一样,呈现一派阴柔之美,普通话如此,潮汕话亦然。似乎唇齿一歛合,柔和的月光便会漫溢出来,人的内心也便舒出广袖。这样说来,还觉得把中秋往小里说了。中秋如果真是一个女人,那实在不止是温柔、婉转,她还应该是蕴藉的,有气场的。

生为“70后”,内心大都十分富庶,也十分复杂。童年的前后,外部世界刚好有了分野。这世界、那世界,有时相互干架,有时相互远观欣赏。

童年的中秋是在老式院子过的。中秋还未到来,女人们先就筹办起一场规模颇大的糕点制作活动。用上好的糯米,炒至微黄,香气四溢的时候火候就到了,接着是碾粉,和上白砂糖水,千回百转地搓,然后敷到圆圆的糕印模里定型。糕印模子是精美的木雕。花是菊、兰、梅、芙蓉,字是福禄寿禧。我们把这叫做白糕。中国结衔在白糕里,草花结、如意结、同心结、万字结、双喜结、蝴蝶结,还坠着长长的穗穗儿……千百年来,女人们乐此不疲,把这当成自己的深奥事业。

等到八月十五,女人便成了太阴娘祭拜活动的主祭司。在其他节日,女人们只当后勤,排办好一切事宜之后,是一定要男人们来上香、祷告的。只有中秋女人才可以做得了主,男人们只跷起二郎腿在厅堂里喝茶聊天。在我们家,这个主祭司就是奶奶。月还未上树梢的时候,奶奶已在院子里摆好了祭案。与以往时年八节不同,中秋节除自制糕点之外,盛装出场的还有刚刚上市的各式瓜果。奶奶招呼孩子们把新置办的学习用品,诸如作业本、铅笔之类的小东西拿去祭拜,大意是上过供的文具,用起来会受太阴娘福庇。我当时竟然对此十分迷信,上供的文具总比同伴翻了几倍。只是从未听说过太阴娘家有上学的小孩,不知道她要这许多文具何用。

小孩们只知道疯玩,在月色下放纵地追逐、捉迷藏。不知道谁想起什么,神秘兮兮地说,用素净手帕蒙上眼睛,便会在月亮上看到嫦娥。大伙便齐刷刷地掏出手帕蒙上,踮起脚尖仰

## 郎吉

□李胜志

郎吉这个名字是我给他取的。

几年前的一个周末,我坐在办公室里正在发呆,忽然电话响了。我一听,是个小男孩打过来的,声音怯怯的,但稚气里透着几分成熟:“是,是李校长吗?我想找你谈谈我,我上学的事。你等我吧!”还没等我回话,电话就挂了。

不一会儿,他就站在门外了。我扫了他一眼,身材瘦长,差不多和成人一般高了。眼睛不大,也没有神彩,但很特别,望一眼就可以记住他了。

“你进来吧。”我站了起来。于是他坐在了我的对面。于是他掏出了准考证什么的。我接过来看了,还有一张某所农村高中的录取通知书。他说那所高中已经不行了,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且每个班不足20名学生,云云。他说的那所农村高中我知道,正因为我知道,所以我就不忍心要他了——因为我不忍心在兄弟学校伤口上再撒上一把盐!

“你要不要我,我死了也不会去上!”

他看有些犹豫,便赶紧撂下一句狠话,小手还在空中划了道弧线。我知道我遇上了对手,于是乎便矛盾盾地答应了他,并领他到招生办报了名。

后来我才知道他并不是一个平常的孩子。他的祖上是从西藏迁移过来的。他一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父亲近几年一直在外面打工,家里还有高位截瘫的爷爷。祖孙三代,相依为命,主要靠父亲挣钱养家。为了节省路费,父亲每两三年才回来一趟。平时爷爷的衣食住行什么的,全靠他放学回家或上学之前弄好。他是走读生,每天从家里到学校,要往返10多里山路呢。

于是全校3000多名学生大会上,我公开表扬了他,夸他是个好儿郎,并祝愿他今后幸福吉祥。考虑到他是藏族后代,我还自作主张地送了他一个外号:“郎吉”。从此郎吉这个名字便在校园里传开了。

那一段日子,对小郎吉来说真是快活死了。我经常见到他乐呵呵的样子,忙碌的身影在校园,在教室,在大门之外,飘来飘去,像一朵流云。

转眼三年高中生活结束了。郎吉考取了外省的一所师范大学。就在他从学校取走通知书,翻山越岭,急匆匆赶回家,要给爷爷报喜的时候,却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一场意外的山火,不仅吞没了他的家,也吞没了他的爷爷……

4年大学生活,他先后向我借了4万元。7年后的今天,他又回到了母校;在我的帮助下,成为学校的一名代课教师,并和我同在一个备课组,教同一级段的语文,我们由当年的师生关系,升格为今天的同事关系,但他仍叫我李老师,这使我感到十分亲切,也特别愉快。

“老师!我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啦!”他来到我的办公室,兴奋得表情都不是他的表情了。我给他让座,沏茶,一个劲地说:“坐!坐!坐吧!”

他没有坐,掏出400元钱,双手递了过来,眯着小眼睛说:“老师,从这个月起,我就可以还你钱了,按这个计划还,即使今后工资不涨,8年零4个月我也可以还齐啦!”

听他的话,怎么听都像是买房按揭似的。我犹豫着,不知道这钱是该接还是不该接。我知道他每月工资加起来也只有700元,如果每月还我400元,那么他每月就只有300元的生活

# 新作品

杨绛



## 走不出的中秋月

□林渊液

呀仰,看到的说看到了,没看到的也说看到了。集体的力量是粗横的,谁也不愿意被孤摺在一旁。嫦娥便真的坐牢了广寒宫。

突然间,听得奶奶喊我,倏地钻到她跟前。奶奶让我跪向祭案,她手持一双筷子,夹住了我的鼻梁,口里念念有词……原来,奶奶嫌我鼻梁不够高耸,不够俊。传说太阴娘可以帮女孩的这个忙。小小的我在心里不停嘀咕,我们的太阳娘管得也真够宽。只是,奶奶帮我夹了那么多年的鼻梁,我一直也不见长俊。

每一年的中秋,我都是最会熬的那一个。熬呀熬,熬到祭案上的香烛凋了,熬到眼睛睁不开了,熬到月光在我的跟前漫漶成一个湖泊,一个透明的海。

这个节日赋予我的体验如此独特:狂欢而宁静。

小时候,秋,是金黄的树叶,如蝴蝶的翅膀一般在空中飞舞。盼望着秋的节日来到,月饼是如此的美味诱人。月亮是否阴晴又圆缺,不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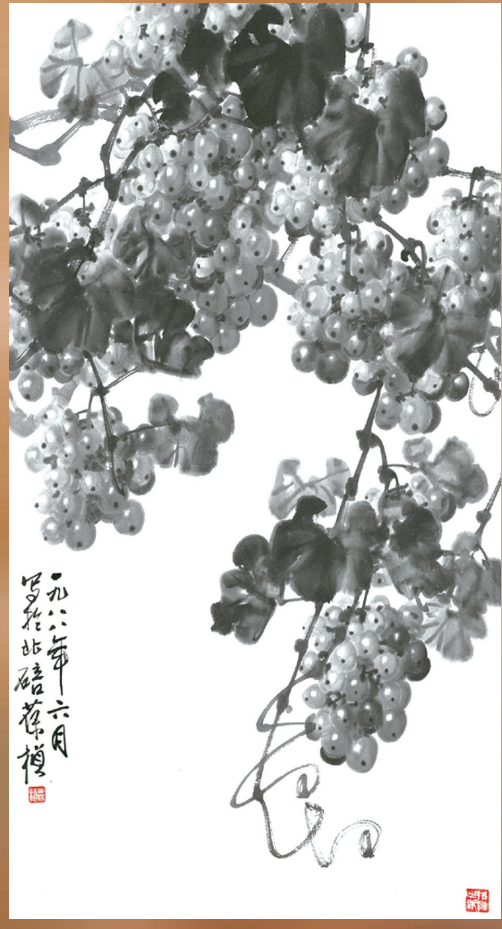
少年时,秋,是入学的兴奋,如草原上的小鹿在快乐中狂奔。盼望着秋也能有假期,月饼是家乡寄来的思念。月光是否也洒在家乡,我思念。

青年时,秋,是工作的竞争,如快刀闪着寒光在生活中逼来。盼望着秋慢些再来,月饼是加班后的充饥食。月亮躲在高楼的身后,难寻觅。

中年时,秋,是乐融融的家,如午后暖暖的阳光照耀着金菊。盼望着秋时光长久些,月饼是家人饭后的点心。月光下讲述着故事,乐逍遥。

老年时,秋,是离别的歌谣,如岁月的播放机在歌唱着人生。盼望着秋在此停留下,月饼是孩子带回的礼物。月亮见证了人们一生,多不舍。

苏葆楨/图 彭楹文/文



他的脸色瞬息万变,一会儿青,一会儿紫,一会儿白。我意识到我深深地伤害了他,这次伤害比奴役他几年更为严重。此时此刻,我似乎明白了这样的一个道理:对于一个不需要别人同情的人来说,同情他,就是对他最大的伤害。

小郎吉已经不是从前的小郎吉了,他现在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也许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小孩子,他是在灾难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一棵大树。我除了仰望,还能说什么呢?

“郎吉老师!”我站起来,拍着他的肩膀,改口说,“刚才我是开玩笑的——你好好干吧,天上从来都不会掉馅饼,只有勤奋工作,负重前行,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回报!”

“你记住——你欠我的钱,必须用你的汗水来偿还,一分都不能少!”我又撂下一句狠话,并咬牙切齿地掐了他一把。

“是!”小郎吉脸上顿时多云转晴,笑容立刻荡漾起来,并向我敬了个漂亮的军礼,说,“老师,这是你给学生上的最难忘的一课!”

转眼到了学年末,小郎吉帮我在形式上完成了高一级段的教学任务。全县就要组织期末调研考试了,我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忐忑。作为学校领导,如果教的课连普通教师都不如,那是很让人丢脸的事。尽管有不少同事都知道我班的作业是小郎吉帮助教的,但无论如何,出了问题,作为主讲教师,责任是不能推给别人的。再说小郎吉的个性那么强,责任推给他,他也会受不了的。

试卷是全县统一组织评阅的。从反馈回来的成绩看,分数只统计到学校,并没有统计到班。和全县相比,我校学生的整体成绩,在5所平行高中里排名倒数第一。

这让我很难过。

我第一反应就是我和小郎吉班的成绩考砸了,大大拖了全校的后腿。一年来,我虽然腾出手脚,为学校处理了大量的

2011年9月7日 星期三

第16期(总第33期)

月光——汹涌?

没错,在我看来,平静只是月亮的外表,它的目光从来都是暗波汹涌的,尤其是满月,尤其是仲秋的满月。

这首先源自身体的记忆。似乎前半生许多重要的夜晚,都与月亮有关。童年夜晚的露天集体游戏,少年时一个人在书桌前对着月光学习感怀,青年时在异乡月下的荒野骑车独行……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内心的发育更是在月光照耀下进行的,有过乡村经历的人对此可能会有更深刻的体验。

满月升上邻居的屋脊,血管里的血就像听到某种神秘的召唤,哗啦啦涌动并呼喊起来。

这种少年时的幻觉,后来得到了科学的印证,由于天体间的引力作用,月亮不仅会引发大海涨潮,也会影响人的情绪,因为人体有70%是水分,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无数微型大海。

所以,批评一个敏感的人喜欢风花雪月是没有道理的,感月伤怀不过是顺应宇宙的某种潜规则罢了。

所以,让一年中月亮最圆的八月十五成为节日是十分自然的事。月亮在这个夜晚繁衍出许多激情汹涌的风俗也毫不奇怪。

小时候听外公讲,元末义军把起事的号令藏在饼子里,然后分发各处,并说这就是吃月饼的由来。我老家鄱阳还有在八月十五夜烧宝塔的习俗,据传最初也是起义军互相联络的一种方式,类似于点烽火。

看来,农历八月的月圆夜确实是人的血温最高的夜晚,不管这种温度是用于仇恨、游戏、爱情或者思念。

满月之所以能成就一个节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相对于变幻无定的尘世,月亮是超越时空的绝对性存在。一千年前和一千年后的人看见的是同一个月亮,一千里外和一千里内的人头顶着的也是同一个月亮。在“月球”这个科学却扼杀浪漫的概念出现之前,月亮曾是中国人的精神信物。

通过书写月亮的诗文与古人沟通。通过对同一个月亮的祭拜,和远在他乡的亲友沟通。农耕社会没有高效的交通,更没有电话这种共时性的通讯手段,分别与永别常常只有一字之隔。在一封家书都能抵万金的幽暗岁月,月亮的信物功能被世俗社会放大为信念,最后又在满月的浑圆外形之中巧妙地嵌入团圆的寓意,最终把这信念放大为一种流传千年的精神信仰。

中秋节最初与暴力相关的烙印,被团圆的心愿反复洗刷,最后软化温情款款的民俗。

我个人对中秋节的印象,大多保留在少年之前的记忆里,作为恃宠而骄的宝贝和外婆外公在一起,作为时时需要敲打的问题少年小心翼翼地和父母在一起。吃从来都不是我的关键词。但童年时吃过的一种大而简陋的芝麻饼让我挂念至今。

青春期之后的八月十五夜印迹模糊,一是因为那个时期月亮里潮湿的方向过度多变,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整个国家都逐步城市化的过程中,对于月亮,我们陷入了集体性的失忆症。

10年前我就发过这样的感慨:城市里或许也有月亮,但绝对没有月光。因为城市里的霓虹比满月的光芒汹涌10倍,以至于浸泡出“光污染”这样的新名词。

有许多年了吧,月圆夜我只能对月亮采取怀想的态度。怀念水面像碎银一样雀跃闪光的河码头,怀念旧居门前可以借着月光准确投篮的球场,怀念明月之下某个裙裾飞扬的背影。

我现在居住的城市,似乎只有商场和新闻媒体才热衷过中秋节,民间的习俗也已简化到吃月饼一项。一个标准的月亮节,却不再和月亮有任何关联。

国家既然可以延长中秋节的假期,为何不想办法让月光重新回到大地?比如,在八月十五这一夜,让城市停止公共照明一分钟。

我相信,只要一分钟,美好的月光和许多更美好的情感就会重新汹涌而来。

行政事务,但小郎吉因为批改我班作业牵扯了很多精力,他自己的课一定耽误不少。而我班的课,教改分离,也可能影响了效果。于是,我把自己窝在办公室里,对着县里打印出来的成绩册,利用电脑,逐人逐班亲自统计,结果发现,我们两个班的成绩最好,人均分、及格率、最高分三项指标,不仅在全校平行班里遥遥领先,而且,和全县其他各平行高中的整体情况相比,一点也不差。

我如释重负。

晚上我请小郎吉一块喝酒。

酒过三巡,小郎吉站起来,说:“老师,我要敬你三杯酒。一是感谢,感谢一年来你对我的信任——你毫不犹豫地让我当助教!”

我干了。

“二是感谢,感谢一年来你对我的信任——你毫不犹豫地让我当助教!”

我干了。

“三是感谢,感谢一年来你对我的信任——你毫不犹豫地让我当助教!”

我又干了。

喝完三杯酒,不胜酒力的我,也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说:“郎吉,我也要还你三杯酒。一是希望,希望下学期——你继续当我的助教!”

他干了。

“二是希望,希望下学期——你继续当我的助教!”

他干了。

“三是希望,希望下学期——你继续当我的助教!”

他也干了。

当新学年的阳光照进校园,我把我班的课全部交给了郎吉。我要集中精力搞管理,让学校整体质量迈上新台阶。

## 乡间的红薯



灯草绒衣服上跳动着暖阳和弹性的青春  
脚下的红薯地 用褐色的土壤喂养我的生龙活虎

天一放亮就被衣下地  
披一身的愿望慰问苍穹和苍生  
我的卑微站在土地上面 我的朴实挨在身

子下面  
我握锄把的手握紧慢悠悠的岁月  
那年村里发大水 冲走了老牛和平原上最后一线希望  
有些隐痛还在 锄把可能触到伤心处

父亲挖红薯的手长满老茧  
他喷点口水 一点点地挖着时光

从田间回家 我的父老乡亲用丝瓜布  
给儿女般的红薯擦洗身子  
擦洗掉儿女们人生的污泥  
再把切碎的民俗放进锅里  
煮出沸腾的乡情  
红红的灶膛 熊熊燃烧还带一点泥巴和杂念的内心

秋风重重地撞在门板上 乡村还没有落雪  
门板上的贫穷和希望还没有凝固  
村庄的灶火可以穿越骨子里的江河和脸色发青的天空  
柴草让生活变成火焰和情歌  
红薯让我们的品格和村庄的历史  
在日光中粉嫩 明亮 温暖动人  
(唐成茂)